

杨梅山下

姚雅丽



曾经孕育过丰收的希望，你依然可以在它逝去的光华里闻到稻花香。

香蕉树在村庄里随处可见，它以一种随意的姿态渲染着浓郁的闽南乡村味道。或在房前宅后若隐若现，或在田间渠边高低掩映，或在岸边道旁依红倚翠。宽大的叶片油光闪亮，像舞动的绿绸缎，透过它那俊逸秀美的身影，翡翠般的小池塘便影影绰绰地浮现在你的视野里，池塘边上的绿草嫩得可以拧出汁水来。红砖白石的民居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在几十米开外的绿荫中掠过一抹亮色，乡村生活顿时燃烧起火样的激情，日子在柴米油盐中那么有滋有味。哪一天春水绿了，要下地开耕播种；哪一天硕果满枝，得开仓秋收；哪一天佛祖诞辰，哪一天祖宗祭祀，哪一天谁家小儿百日，哪一天谁家嫁女娶媳，乡亲们都得忙乎，一家喜事百家同庆。乡村生活总是这样忙碌而充实。就在一桩接一桩的红白喜事中，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牵连，就像一张撒开的网，编织了浓浓的人情味，温暖了物质世界里日渐冰冷的人心。

乡村的建筑是一串诗意的符号。红砖翘脊的闽南古民居最是雍容大度，岁月给它涂上沧桑的底色，也为它写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生了锈的门锁，长了草的石厝，布满青苔的天井，古大厝像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者。有它在，日子便透出一股安稳踏实的味道。和它相比，用花岗岩垒筑起来的房子显得五大三粗，却自有一股朴实淳厚的味道，就像一位中年汉子，把一个家结结实实地顶起来。新建的小洋楼鲜亮耀眼，像青

春妙龄、粉雕玉琢的大姑娘，即使掩藏于绿树丛中 also 招人眼球。无论房前宅后，都栽花种树，喂鸡养鸭。土地的芳香，生活的气息就这么扑面而来。

晋江的支流东溪静静地穿过村庄。横跨江上的鼓山大桥也秉承了鼎诚人的朴实无华。桥两侧的护栏不事雕琢，一味地灰色调。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桥面两侧的人行道上散步。桥下的东溪水依然清澈舒缓，它从村庄的腹部穿过。宛如村庄跳动的脉搏，流淌的血液。过往的车辆也放慢了速度，唯恐惊扰了桥下的溪流，击碎清溪的梦。

水千载悠悠流过，泛着绿波，踩着不变的节拍。偶尔有捕鱼的小舟悠闲地在江面上荡过，刚捕捞上来的鱼儿活蹦乱跳的，最是鲜美。纯朴的村民是不会计较斤两的，买家随口说个价钱，卖家也胡乱地点头应允。驱车而过的旅者、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一次目睹这江上捕鱼的景象，兴奋得两眼放光，他们的心也像鱼儿一样兴奋地扑腾着……

如果说晋江水是温柔的母亲夜夜深情的呢喃，杨梅山则是伟岸的父亲张开宽阔浑厚的臂膀，把它的儿女揽入怀中。我们的车子沿着新修的盘山公路往上行驶，空气洁净，草木沁芳，你不由得张开双臂，想把这满山的绿，满山的香融入肺腑中。沿途一大片的芒草在蜿蜒向上的山道旁轻歌曼舞，柔软洁白的手臂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仙境般的飘忽迷蒙。而不时闯入视线的臭菊花、土柿子、野柚子则不露声色地传递着乡野气息。总有在山道上散步健身的人

们微笑着向你点点头，或善意地与你打个招呼，你很快就融入这片山，这片水，这片田野村庄里……

这样的冬日，阳光如水。偷得浮生半日闲，放下身心的重负，离开城市的嘈杂，在杨梅山下的村庄里慢慢转悠最是惬意。冬天的村庄如此闲适。村道旁，白发苍苍的老人乐呵呵地和你打个招呼，瘦瘦的老狗摇头摆尾地跟在主人后面，花母鸡“咯咯咯”地卖弄着破嗓门，你会瞬间跌进陶渊明“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恬淡意境里。

当然，你也可以选一个春日融融的午后，流连于村庄田野间。看鸭试春水，桃杏李笑，在碧波荡漾中吮吸稻花香；你可以沿着绿荫如盖的水泥大道一路走来，欣赏印度榕的婀娜身姿；你可以走进古大厝，与村民泡一壶老茶，叨嗑一段陈年旧事；你可以走进气派的洋楼、居民区，吸纳新农村的清新气息。

你还可以选一个红叶飘飘的秋日来到村庄里。你可以走进果林场，采摘一串甜滋滋的龙眼，或扛几个大大的柚子带回去与亲友分享；你可以到灯光球场欣赏一场精彩的比赛；可以到小学校里重温琅琅书声，或到幼儿园体验幼时的欢乐游戏；你可以到庙宇宗祠里，以朝圣者的姿势，接受一番洗礼。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可能赶上一场高甲大戏呢！

青山、绿水、良田，温润恬静的生活。我走过村庄，走进一帧诗意的长卷……

一碗番薯米饭

李贤斌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盛夏的一天，日头已过晌午，外婆推开家门，走到门楼路外晾晒衣服。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从洋埕方向蹒跚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他肩上扛着一捆又长又重的毛竹，看样子约二百斤。他迈着疲惫的脚步，吃力地向前挪动着。

“阿妈，有水没？舀一碗吃。”小伙子说话的声音有点低沉。

“有嘞，你稍等，我给汝舀去。”外婆说罢，转身回屋，用水瓢舀来一瓢水，递给他。

小伙子顶好毛竹，嘴里喘着粗气，双手接过水瓢，“咕噜”“咕噜”地猛喝了起来。

显然，他看起来是渴极了。

喝完一瓢水，外婆看到他的额头上直冒豆粒般大的汗珠，脸色苍白，似乎还打了个跟跄。

“汝……吃过饭了吗？”外婆试探性地问。

“没……还……没有……”小伙子有气无力地回答，然后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许是饿坏了！”外婆在心里嘀咕着，她嘱咐小伙子坐着歇一口气，然后转身去给他热饭。

那年头，我家一年到头都吃番薯米饭，只有农忙季节，父亲的碗里才会单独留半碗白米饭。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吃的，外婆就热了一碗番薯米饭，又从饭甑里舀了一点白米饭添上，烧了一碗揉菜汤，把小伙子唤到厝里吃。

一碗番薯米饭下肚，小伙子这才渐渐缓过劲来。

小伙子是邻村修竹人，家里起厝，到粗坑村砍伐毛竹，天擦亮就出发，砍了两捆，轮流扛回家。从竹林里扛到粗坑村口路边时，已是晌午时分，一大早吃的番薯米饭，早就消化得荡然无存，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他原以为能赶在中午把两捆毛竹扛到家，因此清晨出门时没有带午饭。

粗坑离我村有五华里路，我村距修竹五华里。十里山路全是山岭，不管是粗坑岭还是修竹岭，都又长又陡，劳作的乡民谈岭色变，苦不堪言。晌午时分，小伙子扛着毛竹爬上粗坑岭，又饥又渴，简直要丢掉他半条命。

外婆的一瓢水，一碗番薯米饭，一碗揉菜汤，帮他捡回了半条命。

小伙子名叫李马记。他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后，肩扛毛竹，继续前行。

一晃十多年过去。一九九〇年，外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小伙子一家曾以亲戚之礼前来吊唁，回报外婆当年的一饭之恩。

这一年，我读初三。对谈事中的这位“亲戚”没有任何印象。我后来几次在修竹村遇见他。彼时，他已人到中年，个子极矮，一米六顶天了，据说是年轻时起厝扛木头太辛苦压坏了身子。他，以及他的老婆，对我客客气气的，每每在路上遇到，大老远就热情地招呼，还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饭倒没去吃，但茶倒是喝过几回。

我刚开始以为是对老师的尊重，后来问了母亲，母亲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才恍然大悟。

至今，一些亲戚都还记得这事，每每称赞他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时，又回忆了一番外婆的心地善良。

插在历史深处的一柄剑戟（外二首）

郑智得

岩石垫高一个人的想象
像山峰矗立那儿，连带它反复发出的叩问
一团泥土经历了什么
一把刻刀又记住了什么，才能
轻易拿起，又放下

当时光凝注
在内心酝酿团团响亮的回声
象牙白通透的世界由此开启
瞻仰过往烟云

义勇和忠仁，不二的勇士
身披铠甲，拳拳入心
它们是插在历史深处的一柄剑戟，顶天立地
而青龙偃月刀，撑起遥远的天空

安详，是一种照拂

 义字头巾依旧罩着这个时代
 被象牙白所替代的
 从他目光里，感受安详
 如历史深处缓缓流动的两口古井
 如从天空飘过的轻云
 安详，是一捋长髯。从飘扬的衣袂里
 走出脱俗的胎质
 安详，是一种照拂。从现世的渺小里
 涌出伟岸的光芒

永恒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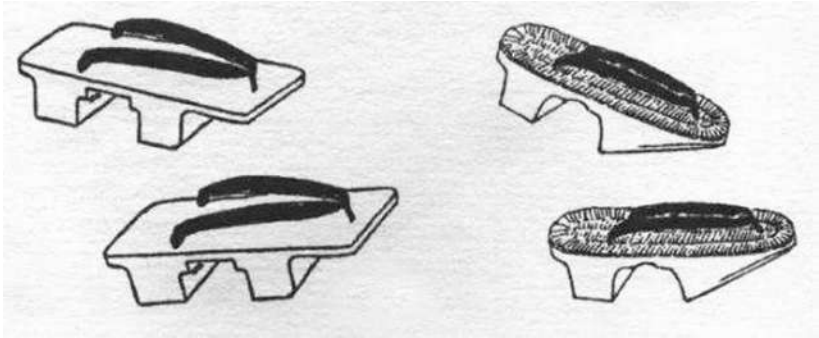
 方正之中，忠义千秋宛如一种言传
 体现得恰如其分
 一把刻刀，简简单单
 把一个人一生的波澜壮阔
 雕琢得细腻，栩栩如生

 历史就在侧耳聆听
 听伟大生命跳动的脉搏
 听火与土的搏击，扣之如弦

 在现代技法中，身躯与头颅大开大合
 纵横驰骋的三国
 只是用了戴云山下的一团泥
 镌刻出永恒的雕像

远去的木屐声

洪天平



端钉上带子，就能穿了。鞋带一般用废旧车胎做成或是拿棕丝编就，简单而实用。木屐的特点是热天不怕捂、雨天不怕水，而且男女通用经济实惠。

那时候的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平坦，晴天坑坑洼洼，雨天一地泥泞，最好的路当属用大小不匀的溪石铺成的。农居、乡野、庄稼地、沟渠、石栏、篱笆墙，乡人们就是脚拖木屐生活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说来有趣，闭塞的年代什么都好玩，每当有消息说哪天晚上放电影，半大不小的孩子最是乐开了花。他们奔走相告，像过年似的甜蜜。无论多远，哪怕有好几里路也不在话下。来回的路上，他们唱着童谣伴着脚下“哒哒”的木屐声，在夜幕下欢快小跑。

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穿木屐的

父亲二三事

许晓棠

人都因为不懂新技术去做了别的工作，父亲却去做了值机员。父亲少言却有股子倔劲，有一两年的日子父亲只要有空就看那本又厚又大的有关程控电路的书。就凭着这股子劲，父亲弄清楚了极复杂的程控电路图，并成为最优秀的值机员。

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发展，不仅是单位装的电话多了，许多人家也开始装上了电话。但一部百十来块的电话机相对每个月七八十块的工资，还是贵的。那时电话机坏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选择送修，父亲便又自学起了电话机维修。父亲学东西认真刻苦，做活也细致讲究，很快他便成了当时小县城最有名的电话维修技术员，并多次作为邮电局功大赛的评委。

父亲生活极筒极俭，一生与烟、酒、茶无缘，不会下棋也不会打牌亦不善与人交流。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有两个朋友，一个做木匠的赵叔叔，一个修钟

表的钟叔叔。认识赵叔大约是因为两家住得近，且赵叔做的家具在小城也是鼎鼎有名的，那时家里也常请赵叔打些家具托人运回老家给叔伯们。父亲自己日子过得清寒拮据，却总不忘兄弟情，听说闽西有山产木材，闽南靠海想要点木材做家具难，侄子们渐年长用得上。父亲一分一分地从牙缝里挤出钱托人买了木材，那时木材运输困难，便打成了家具。赵叔来我家打家具，父亲若是有空便会与赵叔闲聊。他们闲聊的内容大多与家具的打造和外观有关。后来，家里渐渐就多了墨斗、锯子、凿子等，父亲用打家具的边角料自己做了个简易书桌，还有几张小椅子。钟叔是怎么和父亲认识的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圩日时钟叔常来家吃饭。

父亲的节俭，体现在家中的方方面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里除了我和小弟尚在上学，姐姐们都已出来工作了，家中的经济也相对宽裕了许多。可是那时

现在的孩子，大多不知道木屐为何物，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对于木屐也已经陌生了。

木屐是木板拖鞋。如今偶尔在影视上见过，多是表现达官贵人的私邸之物或为展示异国风情罢了，全然没有从前的乡野味道和平民情结。

我童年时就穿过木屐。那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木屐，大中小尺码齐全。如果哪家小孩有一双塑胶拖鞋，穿出来走走，大家都羡慕死了，而且舍不得穿，只留待走亲戚或过年时显摆一番。

庄稼人家，下地打赤脚在家穿木屐，也有一年四季都打赤脚的，只在晚间洗完脚后垫着木屐就到里屋的床上。有人说，一双木屐是蹉跎岁月里无奈的人们企盼新生的两片垫脚木，我看一点不假。

顾名思义，木屐是木头做的。一块普通的木板，把它削成鞋底模样，前

父亲，年轻时极俊，也极严肃。儿子有次偶尔看到他外公年轻时拍的照片，说：“年轻的外公真是帅到没朋友，放到现在可以秒掉一大群小鲜肉，但给人的感觉像冬天，高冷，高冷哈！”我刚回到家乡工作时，每次回到村子总会有人对我说起：“你老爸年轻时真缘投(好看)。”

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父亲极慧极勤。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家中排行第六，前面还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因此在家中并不受宠。小学和中学都是上一年学，回田里干一年活，磕磕绊绊念到中学毕业。其实，父亲也算是幸运的，中学毕业后做了四年民工，偶然的机会去读了当时的西安报校（现在为西安邮校）。后来便进入邮电局工作。父亲先后做过电报员、乡邮员、机线员、程控值机员、技术员。我那时住在邮电大院里，记得刚上程控电话时我也就八九岁模样，父亲已四十多了，与他同辈的很多